

# 京報副刊

第四五二號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發行處

北京銀碼十九號  
（本報）零售每份銅子二枚訂閱半年大洋二毛全年七毛六分  
（京外）零售每份大洋一分訂閱半年大洋二毛六分全年五毛

## 論

三月二十八日出版  
三、勸業場、青雲閣、寶宴華樓、琉璃廠  
日、公園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零足三十  
出版，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C）翻譯一點（A）土氣與血色（Y）最後一行  
版期，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C）翻譯一點（A）土氣與血色（Y）最後一行  
半年一圓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 院轉 價每份銅子二枚

## 可慘與可笑

魯迅

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後看來，分明是政府佈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於三百多人。這羅網的所以佈成，其關鍵就全在於「流言」的奏了身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裏大抵含着殺機，對於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途。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先結年間用「康黨」，宣統年間用「革黨」，民二以後用「亂黨」，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別人為「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機存在，因為這「棍」「匪」字樣，就藏着可死之類不同，在「棍」「匪」字樣，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這也許是「刀筆吏」式的深文周納。

去年，為「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為「整頓學風」計，又大傳播

共產黨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於是將請願者作共產黨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產黨的首領死在裏面，就更足以證明這請願就是暴動。

可惜竟沒有。這該不是共產黨了罷。據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而這請願也還是暴動，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羣衆所撲去的東西，即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暴動呵。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發表了。因為他們「嘯聚羣衆」，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一樣，「嘯聚」了帶着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的羣衆。以這樣的羣衆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他們以人命為兒戲到這地步，就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了然。但從別一方面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

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一共空出六個「優美的差缺」也。

同日就又有另一種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纔見於京報。這種計畫，在目前的段政府的秘書長章士釗的腦子裡，是確實會有的。國事犯多至五十餘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壯觀，而且大概多是教員罷，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個「優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別的地方開起一個學校來，倒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件趣事。

那學校的名稱，就應該叫作「嘯聚」學校。（三月二十六日。）

可慘與可笑

三月十八

新加坡英當局封閉華僑學校事件感想

（下）

哭死難諸女烈士

老虎放狗威

執旗者與剪髮者

魯迅

在 有

天 南

松、雪

不 平

誌 照

三月二十八日

三月十八

在 有

三月十八，老早就世界革命史上鼎鼎有名的紀念日。現在加到中國史上來了！

這本是五十五年前（一八七一）巴黎市民成立市以政府（La Commune）的日子。那個轟轟烈烈的革命政府，雖是因爲策略的幼稚，七十天就失敗了，且遭了曠古未聞的慘殺，然而確是破壓迫的無產階級第一次的執政。凡是關心解放運動的人都不應忘懷的。

這一次，五十五年後中國北京的慘殺，與五十五年前法國巴黎的那場慘殺，數目雖遠不可相比，其凶之使凡是有心的人，都不能不痛，至少可說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真是手槍炸彈，刀斧鋤鉞，去攻打政府，失敗了被殺，也猶可說。然而事實乃絕對的不然。然而事實乃不過大家低心下氣去向政府請願，去作政府外交的後盾。就這樣子地，竟被槍殺了！就這樣子地，竟被堵着趕着地槍殺了！殺之不已，更加以劫掠！更令殺了的屍體暴露至一晝一夜之久！人世的慘無人道，就照例是如此的麼？這怎能不令凡屬有心，莫不痛憤！

這一次的死，實在太冤！這一次的死，實在太不值得！這想是大家同意的罷？至於怎麼樣子辦理「善後」，我與大家的意見，大致也差不多，我不願意再來複說。（「善後」兩字，是不是用得對，我也不願意深求。）我現在要說的是由這次的慘事，應該得的教訓，或應該生的感想。這許多也是與大家意思一致的。我覺其重要。我願意容我重說一遍。

第一。從此以後，應該發誓絕對絕對地不請願。這並不是怕死。但絕對絕對不必請願而死。本來，請願的裏面的意思就是「不革命」。一個人作事，最要徹底。最要自圓。口口聲聲革命的人也去請願，這是怎樣的一種矛盾。

第二。從此以後，應該發誓絕對絕對地不依靠隨便什麼樣子的軍閥。越發君子式的軍閥（如其有的話），越不可依靠它。這理由，本是非常之顯然。一，所謂明槍好躲，暗箭難防。偽君子式的軍閥，表面上，雖說不出口來來殺你，但是在你不防防的時候，它也許就給你一下子。這一下子，便可以比什麼都利害。而且借刀殺人，本是偽君子幹慣了的事。二，就令不至如此，但偽君子特別是專以自己的利益爲利益的。你依靠它，但它爲它自己的方便起見，說不定什麼時候，就不言不語地把你一閃，使你靠一個空，跨一個空前的大跟頭！你看，你不自願，而貪便宜。賴軍閥，這有多麼大的險！

第二。你不但不可以依靠軍閥，簡直不可以存心依靠任何外面的勢力（如外國）。凡是一種勢力，在利害計算中，總是以它自己爲第一位的。它看着有利於己的時候，它來帮你。它看着無利於己的時候，它便只能袖手。你如存心望它來帮，而不好好地作自己的預備，豈不要落一個大空，遭一個一蹶不振的大失敗！

第四。既作政治活動，對於政治內部的形勢，應該非常之了然。這一次的慘殺，顯然非發於偶然。就是鐵獅子胡同一帶的舖戶，都知是早有預備的。然而大家竟茫然！他們敢於在這個當兒，預備這樣的大慘殺，以洩其半年多來之忿，此與政治的局勢，京外私鬥勝負的情勢，總該都是有關聯的。而大家也竟茫然！結果遭了這場本不值得的損失，怎能不令人覺着可痛之至！凡是政府中人，本多老奸巨猾之類。以後總要慎防才是。無論如何，犯不上向虎口裡送食。這一次的指導者，便不說他的昏悞糊塗，但大意之符，總是應該負一些的。主張之不徹底，策略之幼稚，眼光之淺短，也是不容諱的事實。（我曉得這一次的指導者，其痛心之況，必比別人加甚。在這個時候，我也願意根據着中國的習慣不太責備他們。我只希

孤

第一

段政府慘殺國民

事件

（三月二十三日出版）

于英

創造社出版部北京分部啓事

本部前設在現代評論社內，係暫時性質，現因事務漸繁，特於三月十六日遷入

黎明週刊獨立出版徵求預定

本刊係由劉大白，陳望道，徐蔚南，胡寄南，王世勳等二十餘人協力創辦，本來附在民國日報內，已出二十期，現自四月初起，預備

定價每份七分 預定半年十二期八角 全年二十四期一元五角 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半年四角 全年八角 總發行所上海寶山路三號里A字十一號 創造社出版

代賣處

上海羣益書社 北京 景山書社 巴黎美文書店 北大新書社 北大出版部

元。精印本售價六元（只照十部，賣完爲限）

「帶住」？（通信）

通信處北京儲庫營五號

零售每份銅子四枚 外埠大洋二分

訂閱半年三角六分 全年七角

吳承仕 編

望「經一脈者長一智」。我相信現在集矢羣衆領袖的，都難免有轉移人的注意點，減輕別一方面的責任之意。更難免落井投石之嫌。且所謂指導者或所謂羣衆領袖，並不可以國民大會或示威運動時之主席稱當之。

第五。一定說這次的慘死，太不值得，也許有人不以爲然。以爲爲國而死，有什麼不值得？不過在我的意思，則我堅信，世界上實在的東西，只有個體。什麼國，什麼黨，都是出個人而虛構的。把國，把黨，高高擡在個人之上，以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以爲人什麼時候都可以爲它而死，那完全還是宗教的遺毒！你要愛國，你應先使它可愛。你要爲國而死，你應先使它值得爲。死總要出於自覺。漢

漢忽忽而死，怎能說不太可惜！不求死而死，出於不意的死，豈不太冤，太不值得！我不願意向大家宣傳，我但願大家對於這個緊要關頭，切實地想一想！這個世界本以「不仁」爲一特性。凡是宗教家，凡是道學家，凡是宣傳家，凡是政治家，表現不仁，都表現得最充足。

（如褒獎節婦，獎勵爲國爲教而死，提倡多育，對於活潑的衝動只空過而不開導之類，都是。）他們的言動，均應該想一想再信。

第六。由此，我願意大家以後加倍的注重理性。不論什麼事，都應該切實的想一想再作

。務必要練到使人類不好的感情都受了理性的制裁。把理性力練得強強的，使其對於任何種的催眠，都抵抗得住。但憑理性，但憑事實，不受任何種的利用，不聽任何種的宣傳，不信任何種的宗教，不服任何種的迷惑。我總相信，一切罪惡，淵源都出於無理性。理性不能當令，世界是沒有真正好的日子的。政治是絕對不能解一切問題的。

第七。至少由北京這半年多暴發出來的事情：始於整頓學風的醞釀，拉曳女學生的戲劇，經整頓學風的一唱一和的電報，而極於這次的慘殺：總該已明明白白地現出舊思想的力量，還是出乎意外的利害。把各地的所謂開明的思想，就大同小異，都結合起來，結成一個所謂聯合戰線，一致地與舊思想抗衡，本來未嘗不好。不過這在現在的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我現在再也不願意作此奢想。而且聯合本就

降於依賴。在今日的情形之下，還是每一個「戰鬥員」都各自努各自的力，不弛氣，不輕敵。果能如此，幾十人死的，也許就可算得不負了！

第八。這個三月十八的慘變，本來革命的意味，非常之淡。本出乎平常之所不能料。所以分外覺其可痛。然如從結果造成的革命的意義來說，從久遠的作所謂相砍書底子的歷史來看，這其實也不過一件稀尋常極必然的事。人本不是有理性的動物。這個世界也只是「撒旦」的世界。殺念未除，殺生供食猶是日日所有，殺人流血之事如之何其能免。說句我已不願意說的話：血本是滋養品，在這個世界，酒些血也不過多培養出些真正的革命者，多滋發出些革命的同情而已！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新加坡英當局封閉華僑學校事件感想(下) 天南

現我要訴說的是：一九二〇年英屬頒佈「教育條例」的前因後果。英當局想出一「淘汰智識界」的方法，覺得不是根本解決的方法，因有去有來，終無了時。而且華僑學校有了二十餘年的歷史，根深蒂固，甚至數百居民的小埠都有一所華僑小學校，大有蓬蓬勃勃之勢。又

在歐戰前後，黃炎培先生兩次南遊，大提倡「職業」與「實用」教育。教育家的同鄉，因之南進不少。凡國內教育制度有什麼變動，南洋也就跟著「葫蘆依樣畫」，大有日新月異之概。英當局看到這些製造曾用思想，會說，會寫的人的機關，將來「民智日開」，就要鬧不勝

淘；非用鐵鏈向這株拉了二十餘年的「教育樹」的根本上破壞不行。因此一九二〇年的「教育條例」便應運而生。這個條例我不敢多介紹了。牠是華僑教育之死的：學校，董事，教員要到「提學司署」註冊，無論已開辦的或將開辦的。註冊時若報告不詳盡便算犯例，一經定罪，初犯科以二百五十元之罰金，再犯則罰款五百。如認為有可疑之學校便令停辦，教員則取消註冊。茲錄數節，可以概見一斑。

十八，甲：如總參政司（最高級之地方官，次於總督）查察學校為宣傳「法學說」而設，與地方上或公衆上之利益有妨礙者，則得宣布該校為不法之學校。

乙：提學司（即教育科科長）如查覺學校中之教員，對於地方上或公衆上或學生等之利益有妨害者，則得將第九條內所發給之註冊憑照批銷。

丙：凡在非法學校內充當經理或董事或教員，便算犯例，一經定罪，應判不過五百元之罰金。

二十，乙：學校施行規則之辦法。

丙：禁止所用不合宜之書籍。

一出，僑胞紛紛起來反對，並派代表到北京請願，但國人政府都淡漠視之。後來僑胞感到依「祖國」之路已不通，就想直接與英廷交涉，於是選出代表兩名到英京請願。弱小無依的民族，在大英帝國的眼睛裏，就得上千萬倍的顯微鏡也瞧不見，莫說聽你的訴苦！結果又不得要領回來。爲了反對教育條例遭出境者數十人，其中最著名者有余佩阜女士（蘇人，新加坡南華女學校校長），莊希泉先生（閩人，新加坡中華國貨公司的老板），就是回國請願的代表也不敢回南洋了。由倫敦回來的代表，也險些兒登不得岸。條例已如鐵錘成的了，弱小無力的民族怎能把牠推倒！這場風波的結果是無條件的屈服！有些學校因之停辦，有些不願在壓迫之下過生活的教員也紛紛辭職回國。所以自教育條例頒佈之後，蓬蓬勃勃之「教育樹」，如遇秋後之嚴霜，凋零憔悴了！

自一九二〇後，有許多華僑學校雖照常進行，但處處要小心，（隨時有所謂「視學員」也者來巡查，）一有不慎，不是學校當局有拘禁出境的危險，便要連累到學校，不是受罰便是封閉。如果學校要請好些的教員或校長，在註冊時他（提學司）若捉到了一點錯腳，便不發給註冊憑照。（英荷兩屬當局辦事認真極，敏捷極。他們平日注意中國的消息，新書報也

很留意，總之凡他們眼光認爲可注意的事物都有記載。如給他們注意了的人，不但有詳細的履歷表或年譜，就是他們的著作也設法搜羅。此多「買偽賊」在內作祟。）沒有註冊憑照便不能教書。如偷教了書，一經發覺，照「例」科以不過三百元之罰金。至若想新開一間學校，也得先去註冊。他若認爲主持學校的分子或學校的宗旨不符定章，也不給註冊。如偷辦了學，（不過十四人便不要緊，因條例上有規定，不滿十四人的不能成校，）一經查出，也照「例」科以不過五百元之罰金。所以教育條例施行以來，要請好教員，要開新學校都不容易了！就是想活動的人，熱心僑胞社會事業的人，也不敢明目張胆去做僑衆的領袖了，因動不動便招常局的嫉忌，動不動便有危險臨頭。因此南洋的華僑社會，實「一代不如一代」了！可嘆！可悲！

現在英當局又看進一層了，他覺得「會思想會寫會說的人」和製造這一類的機關已有一相當的方法抵制了，可是這嫌美中不足，就是學校內部的制度和用書依舊沒有動着絲毫。近年國內學制變動，小學改爲「四二」制，中等改爲「三三」制，南洋也跟着改制。（從前小學「四三」制。）並且有些經費充足的學校添設初中。所用的課本，看上海商務中華兩書局翻什麼新花樣，華僑學校是決不落人後的

新女性三月號

張定璜 祖正 張明 張久 張男

性的比例和兩性關係  
大婚樹與江交  
周建人 山十二冊  
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時事短評  
一、還不起緊收回海關管理權嗎  
二、對於稅務司封鎖廣州港口的幾句話  
三、對待判斷  
四、離奇的郵令

仲達 今虛 章

外埠每份連郵費三分定全年一元半年六角郵費  
不在內歐美南洋再加郵費八角  
總經售處北新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主顧。英當局看見近年來商務中華出版的課本，內容多含「國家主義」的意味，並有許多國民必需的常識，又有些地方有排英的色彩。聽說英當局考查商務出版的初級小學國語課本第八冊第三課（？）「百年一變」，說有「赤」的危險思想在內。所以他覺得這些「白紙黑字」的怪物，比「會思想，會說，會寫的動物」一樣是危險的分子。近來已着手進行撲滅國內出版的課本的計劃了。說什麼國內出版的課本，不合南洋華僑的需要，本當局很樂意聘請通人，（他所謂的通人是政府發給的三家村學究或時代落伍者，）為華人編一部很適合南洋華僑環境的課本云。我想不久之後，那「奴隸教育經」便要出世了。（現在縱使有熱心華僑教育的人，去編適合南洋華僑需要的課本，英當局定必批曰：「危險品太多，仍舊不合，謹此聲明」。）至他的「奴隸教育經」出世後，我是意料得到，必定風行四島，無懈不屈的。只要當局一這命令曰：「適合南洋華僑需要之課本出世，仰即一體採用，違者拘禁，查封，罰款」。誰敢不遵？不過那個時候，商務中華倒了運，突然失了地球一角的主顧。縱使商務中華百箱十箱裝來，大大廉價，半買半送，我恐仍要原箱打回，這個把戲在一九三〇便可看見，請大家拭目以俟！

午 是「神交」後  
什 麼 是「神交」後  
兩 性 的 三 個 時 代  
婦 女 的 心 靈  
毒 的 心 靈

仲 季 倪 慨 曉  
志 文 士 昭  
持 仁 甫 北 京  
景 山 北 新 東 城  
山 東 街 翠 花 胡 同  
書 社 書 局 書 局

那些「白紙黑字」的怪物既有「相當」的解決，那些什麼學制，課程，教育目的，訓練標準，行政組織，仍舊是那般只經政府允許而未經訓練的人把持，亦有不妥。於是正二四年，什麼「官立師範學校」也應運而生。在吉隆坡。那個學校的學生，多曾在南洋高小畢業和當過助教的青年男女。男女各半，近有兩級，開有八十餘人。至於功課，簡單之極，一點都不像「師範」。並且還在夜晚上課，（為助教之便利也，因助教日裏要教課，）每週只有十五小時。至於那些教員，有些曾在國內某中學混了幾十年，沒有畢業，就在南洋各地「吃了粉筆屑」十餘年。那個校長聽說曾在香港大學畢業，很得當局之信用，能作幾句歪詩。他們日裏做官（在提學司署當什麼視學員錄事）夜裏教書。這些人在南洋竟和國內的「名人名教授」一樣出風頭，大搖大擺。目高逾頂。儼然自居為荒島上「最高學府」之「名人名教授」。但給稍見過「大蛇屙屎」（即見過世面之意，是一句廣東土語）的人見了，不免要掩鼻竊笑。刻薄的當面打一個假噴嚏（即斥意）。

現在他們到底是南洋「最高學府」的中堅人物，製造「高等奴才」的能手，毀滅華僑教育的刽子手！將來恐還有「無冠之王」，「太

期十  
來件：寫寄朋友們  
●通信處：北大第一院猛進社  
●定報處：北京大學第一院猛進社  
●出版日期：星期五  
●報費：每份本京四元四枚外埠函購加郵費二分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上校長」之希望呀！怎樣說呢？容我道來。就是那些南洋「最高學府」的校長教員，真承了英當局論旨製造出來的「高等奴才」，也一定如「奴隸教育經」那般暢銷。我也敢預言：他們的飯碗是鐵錫的，到死都不會爛的，掉的，其或會傳之無窮代的。他們的地位也一定很高的，因他是南洋「最高學府」的畢業生，「名人名教授」的門生。讀者試閉目一思：將來這班畢業生日多，「華僑教育」都在他們鐵飯碗之下，那班「名人名教授」的地位豈不日固？豈不日高？荒島之上所有一小名人小名教授」都是自家的門弟子，一旦上司有命，他們（師範的校長教員）只須揪着鬍子，（可惜他們都是沒有鬍子的漢子，）微嗽一聲，二十四小時之內可以羣集在「最高學府」之禮堂上，垂手直立，聽候調遣。這聲勢何等威赫！與無冠之王太上校長何以異？這個把戲，在一九三五年便可見着，也請讀者拭目以俟吧！

至於這般經政府特別栽培的「高級奴才」，一定是合用的，聽命唯謹的。英當局想把現行的「學制，課程，教育目的，訓練標準，行政組織」完全改為「奴隸式」也易如反掌，毫無障礙。所以到了那個時候南洋「華僑教育」與遠離千里的「祖國」分手了，疏闊了！現在還可找得出貌似「祖國」的教育。一九三五年之後，恐在世上要多一「特別新鮮」的教育區域了！可嘆！可悲！



而且「高等奴才」日多，影響所及，便有一班如商務中華書局那樣的倒運。這班什麼人呢？便是英當局允許而未經訓練的「教書匠」。他的末路是：多一批「高級奴才」出世，便多一批倒運的「教書匠」失業。縱有人願意去盡義務，一個禮拜三十個鐘頭，英當局必微笑相送曰：「做處人才濟濟，請先生另圖高就吧！」

現在我要訴說英當局對於國民黨的仇視，以及其他零碎問題。上面已經說過，英當局最怕華僑「民智日開」，所以不惜用盡心血想出種種撲滅的方法來。英當局也最討厭華僑言「愛國」。他看見華僑有「愛國的運動」就要冒火。國民黨在南洋一帶很有一部的勢力，可以說是率領華僑前進的主要分子，維繫華僑生存的命根。這類的人英當局恨之最深，對待也特別苛刻。南洋的報館差不多家家都有色彩的，在言論界占最大勢力的，並占最多數的是國民黨的機關報。那些主筆有主義，有目標，所以他們比較多說話，而又比較敢說話。所以英當局恨之人。一有機會便拘捕主筆，查封報館。前三年廣州商團作亂，新加坡新國民日報傳佈了與英國有關係的消息，並登了一個評論。到了第二天該報館的經理人主筆都下獄，報館不但查封，甚至起卸印刷機器，全部抄沒。後來交

涉了一個多月才恢復，經理人主筆也算釋放出

來。我在新加坡時，認識幾個國民黨支部的職員，我問他們為什麼沒有一個形式的機關呢？地說從前有國民黨支部，後被英當局封了，現在再去要求他老是不肯註冊。所以國民黨在南洋簡直同秘密結社一樣。後來孫中山先生聯俄的消息傳到南洋，英當局便一口咬定，硬說國民黨是「赤化」的機關。那時南洋的國民黨黨員都在嚴重監視之下。

去年中山先生不幸去了我們多難的中華民國去了！那時凡崇拜中山先生的無不感著「祖國」受了莫大的損失，失了前導的明星！都表極沈痛的悲感。各界紛紛籌備追悼會。但「集會結社」是要先通知當局的，得允許之後才得舉行。各界就拖了許多富而有勢的富豪去向當局「懇求」。不知費了多少唇舌與周折才答應了，但要拿他們的財產，担保開會時不致有暴動。幸喜各處都開成了，並且規模非常宏大嚴肅，一點亂子都沒有，平平穩穩過去了。

自一九二〇年後，南洋華僑社會沉寂之極，只每年國慶日時略有些舉動。（如提燈會，慶祝會等。前數年雙十節，新加坡各界發起提燈會，那晚有一個（華人）暗探被人暗殺了，自此之後，新加坡便不准提燈，此外各處要想提

燈，往往藉口不准。）那次追悼中山先生，各處同時舉行。（那時我在吉隆坡，下邊是該處追悼的情形。）吉隆坡僑胞聯合各界籌備一大規模的追悼會，在廣東義山搭了可容萬人的大棚，佈置嚴肅有序。開會那天全埠停市，全埠的人幾乎都到孫先生靈前致祭，滿山滿谷，何止五萬人！就是遠離數十英哩的僑胞都來赴會。那一次又是荒島上空前的舉動。那天老老少少男的女的都帶孝，皆有悲感之容。到中午升砲公祭時，數萬人在烈日之下，脫帽收傘，肅立「靜默」。那時若閉了眼睛，怎會知道我的前後左右還站着滿山坡的人？五分鐘後，依然沈靜無譁，但極悲痛的哭聲，我們四處都可聽見了。那個時候不知有多少被壓迫冤抑無處可申的人，跪在孫先生靈前，哀哀悲慟！我們人羣中站着不少外賓，見此情景，肅然感然。就是那壓迫我們的英荷英人，看熱鬧的馬來人，印度人，亞刺伯人也感動了，靜悄悄站在四圍。這是一個何等悲涼的境地啊！（寫到這裡，忽聽到執政政府衛隊槍殺愛國運動的同胞。飄泊在外的僑胞因「愛國」被外人驅逐，監禁，未聞有贈救的慘劇。現在本國首都之地，竟大屠殺愛護國權的民衆，這真比外人待我同胞還野蠻！「祖國」和居留地同是不可站立的所在，我們將到那裏去呢？喂！）

小說論及其他  
一封書  
洪 水  
殺敵  
長征

都遠夫  
成仿吾  
爲隱法  
柯仲平

劉復著  
漢語字聲實驗錄（法文本）  
附精圖一冊

燕風旬刊第十八期  
（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煩惱的亞楠（創作）  
姜華

本報每星期二出版本報每冊售銀元  
四枚外埠二分半五角全年一元

寄 處

總發行所北京孤軍社

或向本部代售之書報者，請投函或直接來本  
部新址為盼。

辦公時間：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八  
時。

日... 定價大洋二角，在未出版以前，發售持  
價，洋一角五分，郵費代洋，不折不扣，書中  
無多，欲購從速！  
定報處：上海江灣復旦大學內

那次追悼孫先生，英當局很是懊悔，不應  
給他們（僑胞）來在一塊兒的機會。但我們僑  
胞自那次追悼會後影響甚大。不但知道孫先生  
的人增多，就是愛國的心也更其深了！但英當  
局最仇恨的是孫先生及其黨徒。凡入了民黨的  
都不免「赤」的嫌疑，我恨怕他用「淘汰法」  
來對付有「赤」嫌疑的同志！

英當局總是怕我們僑胞的腦筋不乾淨，不  
沈靜，所以防範也無微不至，上面已訴了不少  
。現在這有一二節事，於僑胞也很關重要的，  
也得說說：新出版的書報，英當局認為最污腦  
筋的惡物，最使人興奮的毒藥，所以有許多書  
報，英當局不許人看，也不許書店賣。如看的人  
被他查出，便有「赤」的嫌疑。如書店發賣  
便要受罰。好像胡適文存，獨秀文存，以及他  
認為有危險性質的新書報，概在禁止之列，不  
許進口。防範雖嚴，但各書店如能設法辦到的  
，大抵都有發賣，不過不敢陳列出來，若是由  
郵局寄的書報，須經檢查，遇有他認為有危險  
性質的，一概收沒。所以在國內定報紙雜誌看  
，一定到不全的。五卅慘案後，雜誌報紙多被  
扣留。南洋的報紙不敢記載正面的消息，所登  
的全都是反面消息。外面的又進不得。那時關  
於五卅事件，只有一種口頭的風聞，略知在上  
海以及各處如何如何嚴重，同時又有一種謠傳

說中國決與英國宣戰。總之英當局已把我們  
華僑與「祖國」的信息隔絕了，不願僑胞明瞭案  
情之真象。那時僑胞都不敢隨便談論關於「五  
卅」的事，因暗探四布，稍一不慎，危險臨頭  
。所以更說不到形式的示威了。讀者諸君：那  
時僑胞真死了嗎？為什麼不起來表示？「祖國」  
「祖國」給人殺了還不像打死了一個蒼蠅嗎？  
何況寄人離下的呢？但暗探却匯回不少錢去接  
濟為愛國運動而失業的上海工人。我不忍再寫  
下去了，就此結束吧。

讀者看了上面說之後，大約也可略為明  
瞭現在南洋華僑的情況吧。那末，這次新加坡  
英當局封閉華僑學校，拘捕僑胞豈不是一種很  
平常的事嗎？在他的殖民地，大呼「打倒帝  
國主義」的口號，這是多們危險的一件事！  
中山先生是他的仇敵！國民黨是他的仇敵  
！作愛國運動的僑胞是他的仇敵！能活動能思  
想能說能寫的人是他的仇敵！製造「能活動能  
思想能說能寫的機關」是他的仇敵！代表喉舌  
的報館也是他的仇敵！許多他的仇敵去紀念「  
仇敵之首腦」，他怎不恨？他怎不冒火？況且  
他早已有意要把所有的仇敵打倒！現在給他一  
個機會了！演出這一回把戲，還不是他看做「  
家常便飯」的伎倆！這一次，不過放大些罷了

！可嘆！可悲！  
總之：我們飄泊在外的華僑，日在水深火  
熱之中，壓迫得無處可投！他們因日在苦悶之  
下愛家愛鄉愛國的心也更加深切！他們雖然離  
國千里，但對於「祖國」是很關心的！他們又漸  
漸明瞭自己在居留地地位的重要，很能發奮圖  
強，不願淪為馬來人，做一個不進化的民族。  
看他們三十年以來所表現的成績，進步的快捷  
，便可知道了！

但是「祖國」不強，「祖國」不長進！四  
分五裂，自相殘殺，並且同外人一樣摧殘愛  
國運動的同胞！這樣無可依靠的「祖國」，我  
們（僑胞）雖想「脫離苦海」，享受同等的待  
遇，但這些希望全都是夢了！所以「祖國」一  
日不強，我們飄泊在外的八百萬同胞便一日在  
苦海！在地獄！（我很憂慮：等到「祖國」強  
時，我們華僑恐怕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了！「  
祖國」亡了，更不必說！）  
這一週內，八國壓迫我國的通牒，同新加  
坡英當局壓迫我僑胞的舉動，遙遙相應。大清  
口艦集三十餘隻帝國主義的兵艦，威迫弱者承  
認他們的要求，同執政府前大總統愛國運動的  
同胞，手無寸鐵的弱者，又遙遙相對。我國人  
真不幸極了！

哭死難諸女烈士

松雪

諸女烈士們死了，死得勇敢，死得偉大！當你們奮着一腔熱血，大踏步走向狼毒的執政府門前時，早已置生死於不顧，你們爲同胞請命，而同胞却敬你們以死的酬報。諸烈士生前，我恨未一瞻聖采，此番殉難，諸烈士的精神，將永永錨在全世界人類的腦中，豈但少數人的敬仰欲佩而已呀？

狹義說來，前有紹興知府費福，後有段祺瑞章士釗等，孝子順孫，屠伯的家傳，究竟不錯，竟成就了你們的偉大！諸烈士魂魄有知，與秋女先烈地下相逢，不知將瀟多少英雄的痛哭，哭人類，哭國家，哭這班不爭氣的同胞。然而烈士勿悲，凡犧牲必得代價，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慘死之後，革命潮流驟然高漲，人心沒有全死，義憤終有伸張之一日。現在諸烈士又爲正義而捐軀，替近年黯淡的革命史上，增添出一朵彩雲，革命工作或將由此而狂進，亦未可知？

這仗着先烈替我輩流過了多量熱血才換得來的。倘多像她們這樣自誇乖覺，自慶倖免，的可憐兒，女子早被推入十八層地獄以下去了！要曉得我們的倖免，正是我們的羞恥，並無得意之可言。

報仇洩恨，是我們後死者的責任，前者既仆，誓爲後繼，諸烈士是站在第一線上的指揮者已將殺開了血路，勇敢的姊妹們，快！起來！一齊衝殺進去啊！！

蘇俄在革命以前，正不知犧牲了多少有志的奇女子，現在總算換到了男女間平等的待遇。自由之花，須用血去灌溉出來的。巨大的犧牲，纔能有鉅大的成功。

啊！「紅的花」已經開了，開在青年們的胸上了。灰色的大地，亦漸漸有看見太陽的希望了。後來的人們，在光明燦爛的世界中，頌揚先烈時，諸烈士有靈，當亦含笑而來臨哪。

老虎放狗屁

不平

老虎三十四期上第一則時評，便是對於三月十八日慘殺事件一個叫做什麼「平」的放的狗屁。聽說：「羣衆手持木棍，間揆手槍，甚且擲炸彈，或則擊火油準備潑灌。我倒要問問這個『平』的：羣衆的手槍炸彈在那兒？你在場嗎？親眼看見的嗎？那一只眼——左眼呢？右眼？呸！放你的狗屁。牠又說：『學生死者約二十人，傷者稱是。』我又要問你日報不看？明明死者五六十，傷者二百餘，且慢讓來抄下牠的下文：『憲兵死者一人，衛...

兵及警衛司令部偵緝傷者十餘人。讀者不要受他的欺，這傷者是不難查清楚的。不！這道詳細的一路居心，非明眼人看之，也能知道的。可是這不打自招，牠又說了些假借共率等話，便接句「此於政府所發之命令通電，可以推知。原來這個平的死，個個是仰承着又一種屁而放的。我上面要問的也是廢話了。

執旗者與剪髮者

誌照

我在書房裡做算術，見桌上有一張「日記小報」，我就順手拿來看。原以為這只是寫得一些真令火上加火的話，同那些聽來的文章，其中自有兩篇臭文章，一篇是說，一全世界注目之京師大學女學生則以爲犧牲者多，男學生以執旗者多，爲放槍之目標矣。夫女子剪髮，本以此二宗，爲放槍之目標矣。夫女子剪髮，本謂此以後，而動全身者也。吾願吾國諸女士，從此以後，愛惜羽毛，毋徒以外觀，而受實禍也。「啊，爲三一八九死傷的同胞，或爲日常小報，你們想，女子剪髮，那是整天的修飾，又要修飾，你們若她們只願美觀，那就整天修飾，又要修飾，又要開會，爲國事奔走呢？我問學生，何必將將來減少些國恥。不是孩子，只顧外毛的狗屁！又一篇說，「而今最後的共產黨，八國通牒，在天安門前開會，後又結隊去遊行，同，來揆槍子。他們的頭目，就被槍打殺去了，就走的走，死的死，傷的傷，他連槍聲未聽過，明日就檢些文章來，誰人。我想北京只有「長報」是個人面獸心，豈知連一日知小報亦得了這個病。日知小報呀，你們的話，只配在堂子裏講，不配在紙上宣傳。你們的話，只配作文章。爲三一八九死的同胞悲痛之餘，我真看不起你們這夥狗男子啊。

弦上第六期目錄

唐有壬 李耕 西... 張之江「汗意風化」(P)連一個羅格蘭批評... 也沒有(C)林風眠的畫同那許多的批評... 出了林風眠個人展覽會以後... 革命... 變向

(三月四日出版)

時評 中東問題與粵海關事件 全民教育的步履

(超) 明瑞圖

現

第三時局短評(召)(文)(翰) 第六關於庚款退還部分的說明 第六利用水力問題